薜荔山房藏稿

第八卷

行狀

明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南溟敖公行狀

按敖氏世系本帝顓頊之裔至楚以官為氏其後散處四方或仕或不仕隱顯隨時迨入國朝獨顯於江右筠臨之間在筠為龍城敖即余宗也在臨為水北敖即光祿公之宗也兩宗相距僅一舍而先後登仕籍者濟濟相望于朝

它不具論論余與光祿公時事余儲祕館則公為御史視鹺長蘆余守史局則公巡福建還朝又巡順天掌京畿如是五六年間居嘗相比事嘗相告情未嘗不肝胆相照也癸未余以使事行公猶為御史出餞都門悃悃語不能休已公擢太理丞乙酉由太理擢南京光祿卿過家丙戌春公及余會于塗班荊握手猶在都門時也公之留都留黄孺人嗣子承祐家居獨携副

室賜及幼子行舟抵豐城猶馳一騎卒手書示余曰此行不盡挈家往蓋有欲吐而難于言者云情辭悒悒弗甚快夏五月余有内子之悼秋傳聞公疾即心悸走訊于家則云嗣子已來問疾未幾公訃至矣嗟嗟詎謂公而遽止此哉冬嗣子扶櫬還余將憑几而哭焉已蓐食戒行忽繼母鄒孺人疾作遽不起竟不及赴嘵嘵生死離合固一衆之寓無從弍越歲嗣子謁余信宿

乃出所手次公平生授余濡墨再拜而泣曰先
君子不幸平生猶可紀述史氏不哀憐而許之
其何以徵諸不朽余亦再拜而泣曰微子之請
余當有言於先祿公而況子之志又哀哀乎會
余多家難不皇執筆久之乃憶公大節而參以
嗣子所識事略為公狀如左公諱鯤字化甫號
南溟曾太父某太父審和父維琛號　先生贈
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黃氏贈孺人黃孺人之畢

公也年已五十矣衆咸稱異公自兒時即警敏凝重未入塾贈公試以聯對偶語輒應聲响荅贈公尤加憐愛嘗戲語黃孺人云老蚌生珠蓋奇之也及長讀書為文務軌於正而造其微伯兄大參蒙泉公中丞梅坡公每見公課義嘆曰是必亢吾宗者為贈公賀有子弱冠補弟子員試必列上等甲寅丁黃孺人憂戊午舉于鄉監試五台徐公閱公卷進而前曰敖君不獨文執

醇正即三塲字蹟無一筍畫必端人也皆服徐公善知人已未下第歸是時贈公年高而伯兄麟仲兄龍俱蒼艾相半公構堂曰愛日日與二兄奉贈公驩咲一堂父子兄弟康豫恬愉三公之養不畼於此矣壬戌卒業成均相國江陵張公時為少司成署成均事試公第一又察公行履嚴密尤愛敬之遂為知己戊辰登第授松江府推官松江故相國華亭徐公梓里也華亭公

亟稱公老成練達未幾丁贈公憂歸居廬讀禮
極其哀誠服闋補懷慶府推官推官職掌理刑
又為按部御史耳目新進少年往往以詬購為
神明毛鷙為風裁公獨持以平恕鎮以博大部
使者亦罔不薦公為最丙子　名拜侍御史丁
丑督理長蘆鹽課諸督鹽課使所部獨長蘆轄
最廣連北直隸山東河南以抵于徐公按行稽
察部無隱慝及代它使者多高會重幣市交結

驩公獨循行故事一無所增代者難之戊寅廵福建監巳卯秋試公身率諸司矢公畢智全閩獨稱得士時楚伺耿公以中丞撫閩耿公好譚名理時相目為迂公獨重耿公隆長者禮而同鄉習太史蔡比部俱用言事忤時相謫官于閩公並疏薦之及公行而習太史即為後使者所中士論由此益歸公直道有守庚辰報　命復廵順天輦轂之下事勢多齟齬公不激不隨務

持大體而貴戚避驄自不敢干有太宰欲庇其私人謁公薦之公竟不薦太宰有所憾於公適貶去公亦不洩其語也掌京畿貳廷尉正光禄蓋十數年而敭歷中外洊登列卿不可謂不顯矣余嘗睹公恂恂若書生吶吶焉言不出諸口寛煦坦易即輿隸下人不輕訾詈貎若易與也至其中是非邪正較若黑白而嶽峙屹立侃侃乎介不可撓公蓋外和而中嚴養深而守重固

不爲皦皦硗硗而卒之人不能勝盖真所稱端人君子其當江陵柄政時平居私其顰笑者猶竊以弄威福公自太學受知及服官同朝其處師弟子間道義自若公固無私謁而江陵亦不加踈于公則其倚藉炎赤顧氣稍使以重江陵之過而速之禍者未必皆江陵指也及江陵罹禍一時親故門人斥逐殆盡公獨以是時中立而顯庸始終迄無間言蓋居公之難如此士大

夫宅心醇實與物簡諒居家孝友立朝正直忠厚有一於此當書而況公之班班可傳哉敖氏世有令德著在譜牒不獨以其官爵也公蓋又光而大之矣公配鵠山黄封孺人一子二女子即承祐太學生娶鄉貢士吳某女有孫男一恭女長適劉某庠生次適張諭德公第三子某庠生副室楊京師人一子承祺一女幼公生嘉靖庚寅某月某日卒萬曆丙戌　月　日是年十

二月朔嗣子葬本里湖州祔贈公右首辛趾乙趾之二季而宗人史某爲之狀徵銘者其有考於斯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泉鄔公行狀

萬曆戊子夏閏六月丁未大中丞東泉鄔公卒于家公子某等既卒哭將卜吉奉公之柩葬于本里某山先期走使來告曰惟先君子歸藏有

日矣幽室之銘隧道之表匪藉當時鉅公鴻筆曷克垂光不朽唯是先君子宦業什一居内什九居外卒未嘗有有力者為之游揚以故寡援中止而平生孝友忠敬靜嘿貞醇式于家而垂訓于後者則又止於鄉之人誦之而已非質而寔習者為之狀恩無以徵信作者自先君子及孤兄弟辱交於史氏之門舊矣覈實傳信史之職也其無忘先君子而弃諸孤乎文闕命會哭

先史公未幾不皇執役久之延撫伯子等所授公事畧參勒為狀立言者庚有采焉公諱某字某號東泉姓鄔鄔之先為浙錢塘人有三十八郎者自宋中葉時徙居新昌之新村是為新昌鄔之始祖也傳生景龍景龍徙今禹村凡七傳而生溧陽公璠溧陽有惠政載邑乘士民迄今祠祀璠生三謨三謨生尚縉尚縉生承業即公父公大父父俱用公貲贈至通議大夫禹村自

溧陽以名宦顯而子若孫並伕義輸粟有司旌其閭至贈公益力行孝弟綽有古人風人皆言郞載世德當蒸蒸起矣公母晏淑人晏淑人方娠贈公夢有異僧名慧明抱兒詣門授已寤而異之正德癸酉四月二十日生公遂小字曰慧公生而果慧幼從塾師授書日須數千言已學為文辭文辭即敏給穎發有遺金於道者公為兒拾之立俟還其人嘉靖丁亥以童子試于督

學使者既籍名諸生矣而會贈公病卒公即執
喪禮弗受諸生籍郡邑重為加禮孝廉蓋其天
性也初贈公疾且革目公快快不欲語諸從父
莫測其故公詣榻下叩首誓弗敢廢學於是贈
公遂訣而瞑矣贈公之卒也家中落公又煢煢
有秉而侮之者公謹避惟奉晏淑人歡退而力
學不勸已丑娶胡淑人淑人性恬澹勤儉俛俛
家務上事晏淑人而外以助公公由是得壹意

於學辛卯始籍諸生庚子舉于鄉甲辰舉進士出身進士觀政部寺計候選日久者多營它使事行惜貲費故也公獨守通政司觀政二年同郡吳文端公敎司成公俱器重之丙午授工部營繕主事是時員明閣琉璃河二役並興司空文公業已委公視河而王公又言閣邇 宸居非公莫可使公受事戒期浹旬而閣告成王公亟稱其才敏可大任適荊南榷務缺即以公往

西南材木之數而荊則控其嗌也視榷務者往往竄法征商而駔儈大賈恒匿於法外課額坐是反虧公酌輕重大小為稅法而一切蠲滌弊蠹商人聞之爭先輸納恒課既盈而盡以其羨付之代者還部己酉陞都水司員外郎滿三年考最授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晏封太安人配胡封安人旋有　山陵之役公裹粮行寓食僧寺中一如書生惟嚴覈包苴即閹宦共事者憚

不敢縱庚戌虜薄都城勢張甚而咸寧侯仇鸞擁兵柄當是時

肅皇帝威靈莫測咸寧傾陰欺肆每有所覬避輒駕禍兵器弗飭兵器者故虞衡所理也于是虞衡扶郎人皆計脫而公獨領虞篆殫心飭備器械卒具會虜解去咸寧譏兵公亦獲亡恙初大司空續溪胡公抱病戒嚴不敢去又聞咸寧側目部中愈益驚疑至是得請歸乃謝公曰今日生還君之賜也胡公歸安

成歐陽公代為大司空知公廉幹即屬總稽四司出納無何太安人訃報匍匐歸公歸有言庚戌兵器部多冒破部臣多獲譴獨公清愼自持人亦不得而指公也居太安人憂三年哀毀如一日每以不獲躬視含殮抱恨終天服闋補都水司郎中視河張秋時大挑濬公馳駐南旺督工號渝諸閘以時啓閉飭修五空橋傾圮民漕兼利暇則訓俗諭民使無以小忿殺軀人大疫

則捐俸濟以藥餌而掩骼霾骴澤及枯朽張秋
人至今德之乙卯陞湖廣承天府知府承天
肅皇帝潛邸　先帝園陵在焉宮臣所倚護軍
錯襍宂號難制而往来輿馬供億之費又倍它
郡擢守者得承天輙逡巡不欲往往亦多不任
而去盖先是公視張秋河時故事正郎不得視
河或以議主爵者失平遂即以承天擢公其實
難之也公無難色往則稽傳舍節迎送决積滯

杜請托郡中帖服中貴人罔敢干以私潛沔水溢蕩民廬舍民弗得舉火饑孳載道公親率州邑長載米為粥活之徐為水防郡故有刑儀庫徭甚苦獨累沔民公曰數州之民皆赤子也何可偏累酌法均平務期可久而沔陽藉以息肩景陵富民廖坐殺人當抵罪公按之如法獄成廖計脫重賄黠奸詭託當道為緩其獄公偵得奸狀竟收寘之死 顯陵工興諸役徒百計營

進有漆工藏金爵漆中詭呈樣漆圖以中公而
遂所請公廷發而重懲之人皆稱公神明　陵
工成　欽賜白金撫臺趙公薦守治辦第一守
承天三年兩臺論薦必最全楚即陞湖廣按察
司驛傳副使去之日行李蕭然獨士民去思為
竪碑志不忘云任驛傳務去其太甚上下俱便
未幾以入　賀行辛酉夏楚缺督學使公攝行
學政一秉明慎得士最多今列史局藩臬海內

稱楚材者多公門下士又以署篆入覲謝絕私饋即故舊土產卻之甚峻壬戌陞四川布政司糧儲參政釐革侵漁民無逋負賨竹軍餉仰給川東川東守令率外視之公考成稽察兩境一體賨竹自此接濟居一年以入 賀行過里中遣胡安人卒于家公慟之甚二三哌哌弗克子也廼繼配宋淑人甲子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貴地多險隘民半襍夷相誘竊發為盜行旅畏

於塗公總攝三司節制宣慰殄土酋之反側者調置武臣防禦盤江河黃土坡而摽掠頓息丙寅陞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時鳳繼祖倡亂焉市助之雄據武定擅殺憲臣公兼署闈篆日夜與督府呂公協謀徵兵翼擊殲之始議武定設流官滇南以寧事詳平黔三記隆慶丁卯陞本司左布政使入 覲同鄉有判臨安者不戢當黜以鄉里私于公公竟無所私歲辰復任 今

上正位　東宮　覃恩進階中奉大夫淂追贈
太父加贈父如已官太母李贈夫人母晏元配
胡俱加贈夫人繼配宋封夫人是時黔國沐朝
弼怙侈左右撥置生事僻遠官司莫能詰問公
憤之與常熟徐公錢塘陳公密謀於督府曰怙
不可終侈不可長亟請疏褫朝弼爵襲其子得
旨復捕奸徒數十輩繫之獄恤刑使者至欲從
輕議釋之公持法不可貸奸究畏縮沐氏潛銷

駿庵公諱為居多庚午復當入　覲右轄陳公代署篆公帑相授無錙銖染指陳公端人也寅貳罕所推服獨傾心于公為莫逆交五載兩覲篋笥中不持一私物以勤驛卒嘗詠先哲詩曰春風兩袖去朝天益自況云辛未陞應天府府尹應天舊京去輦轂遠諸曹無所事事相尚請謁為蹟戚宅尹率多浮湛公獨謝請謁先問民所疾苦如上江苦防夫高淳苦虛米悉為調

停蠲派溧陽公祠圯士民謀新之合請于公公不欲煩民盡出已俸為資值授邑宰鄒君市隙地建祠置祭田若干畝召署邑人守祠事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浙江道出祠下展祭拜遠近聚觀嘖嘖謂名宦必有後也抵浙適當春汛倘倭公駐軍海上倭即越境窺閩廣公策其返也必來犯我軍爾戒以待倭果返入寇公督將領擊之俘馘数十倭大創遠遁提閩部議

稱公忠猶遠略　欽賜白金綵幣淛故有軍民
丙兵每閱濫賞冒費乃置小校塲於𧠎門西更
番演試公親程其伎而上下之賞不濫而軍民
皆勝兵也自薊門募戍淛兵兵日驕淛人樂于
應募歲更名鎽集軍門至不可驅逐而往来道
里繹騷為害滋甚公條其事于政府本兵淛兵
應募戍薊者即為土著不必更募庶兵習熟而
民無騷動請著為令軍安民靖幕府無事廼簡

博士弟子員之雋者課之壯猶臺給其廩餼而時加省試諸士愈益淬礪先後並登科目此所謂文武爲憲乎癸酉今上登極覃恩進階通議大夫太父父俱如已官加贈太母母元配胡俱加贈淑人繼配宋加封淑人公凡再遇慶典推恩兩世盖異數也初公署楚學政時楚人有居閭者公以禮謝之遂啣公公尹應天會其人爲南給諫公又不爲婾婀取釋沭氏閒置留

都僉憲亦時伺間造蜚語相訕新鄭罷相江陵繼之一時趨附者輒修郄於新鄭新鄭時所晉俱目為私人楚給諫[illegible]公無由者遂乘郄泄私憾羅織滇它事中公䟽上　上知公勤勞久留南京別用公即謝官而歸前陳公與公相代于滇者家食錢塘獨悉公清白寓之贈言為百口辨公也公自浙歸屏居鄉里足跡不通公府輿隸不煩有司其撫浙時嘗病田賦虛隱不均欲

議清丈弗果庚辰會有　詔天下盡行清丈新昌王宰渊人也習聞公議一受成法公又戒邑三老族子弟無阻格撓事故筠之清畝新昌賦則獨平王宰德公而邑人亦有大造云鄔氏譜自溧陽歷世族衆繁衍數千指睽穆不能辨公壬戌更譜辛未再續譜令子姪逐次咸班行秩秩也平居訓子若孫務先行履而後文執諸子若孫亦皆斌斌質其有文壬午叔子某舉于鄉

報至公為一觧顧已曰吾先君子不及見吾之
成名也吾今及見於子為吾子也者幸為吾先
君也者不幸盖又欷歔感慨焉癸未春　詔用
遺逸薦臣基臺諫交章首薦公公堅志不出斗室
獨處每日午中庭款步数週復下扃端坐常曰
吾得効陸宣公杜門集古方書足矣所著有慕
樂山人集斗室銘鐵石公賛題奏有督撫疏草
戊子五月第三子某喪公傷悼自為文祭之有

蚤年哭父壯而哭母哭妻垂晩哭子之慼遂損懽漸致寢疾不起以閏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子男七女二孫男十七曾孫男四孫女八曾孫女四男曰某大學生娶熊氏曰某大學生娶丁氏曰某南昌衛鎮撫先公六十日卒娶彭氏曰某庠生娶蔡氏公弟玘無子公命為之嗣曰某庠生娶蔡氏繼黄氏曰某壬午舉人娶陳氏女二一適大學生劉秉璧一適萬載縣庠

生彭紹美俱胡浙人出曰某娶劉氏宋浙人出孫男某某曾孫男某某余歷覽公官蹟飭伐獨滇當特書公時左右藩政軍旅非所任也廼西賛督府建威銷萌遅鳳騈侈沐氏寢謀不動聲色而六詔敉定何其壯也公去滇後養禍犇緬至兵連数歲而建牙大臣不輕辱師則即絓吏議一時在事株連逮對廷尉者有矣使公在滇而有是哉嗟乎宜乎其子之悒悒于公之勞苦

于外而不得與中朝之士絜功爭名也彼囂囂者烏睹國事雖然公歸甫一紀而廷臣薦之天子思得起而大用之直道徵矣公之家法徵于族公之身教徵于子公之鄉評徵于沒世曷謂無徵哉而必取信余言也某交公父子間不敢謂不潔而又平生樂道公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公歿而狀公也固宜

墓銘

明張母薛孺人墓誌銘

薛孺人者封禮科給事中晋山張公之配刑科左給事中養蒙泰亨之母也孺人封二年而泰亨奉使於秦期過家上壽孺人乃先旬日捐帷寢泰亨痛其母之不少待也哭擗犇赴幾不欲生已而走使持狀丐予銘曰養蒙不肖貽割先孺人所以靦焉忍死者圖不泯先孺人之賢而少獨不肖之憾也養蒙敢以此累先生子辱交

泰亨即於孺人有世誼而泰亨之請又有足悲者乃不忍辭而志之薛於澤爲著姓孺人生而靜慧在姆不煩其父處士薛公鼎子甚愛孺人必爲得快壻而張封君時爲學官弟子文聲籍甚遂以孺人歸封君孺人執婦道唯謹姑王媼嚴持家嗃嗃諸婦捄過不給孺人左右迎承以適其意獨以賢孝稱與二三伯姒居能以其身爲之下亦靡不人人賢孺人者其遭舅君姑之

喪也盡斥簪珥以充含襚曰亡遺吾君子之悔
其撫伯氏二女也不異已息人以為難封君中
歲頗以憂貧輟業孺人晝爨夜績黽俛有無以
佐之學甚至睫不得交及其㦸閱墻之變諸縗
人齗齗交構其間世業滋落封君切齒誓必報
孺人寬譬之曰佑善殛惡天之道也吾誠諸人
其將中諸天何報為封君用其言已而伏者果
敗自泰亨束髮受書孺人即朝夕訓厲每篝燈

督誦必躬執女紅與俱且勉之曰自吾為爾家
婦知上世之累善深矣發其慶者其在爾乎孺
子其無墮乃父之志也於是泰亨學益奮竟舉
進士蜚聲詞林蓋孺人有力焉泰亨官省郎會
大慶霈恩孺人遂拜　封命當是時力足以致
芬華明得意矣顧攻苦茹淡如平生自翬狄珈
副外未嘗具侈麗之飾或譏其儉孺人曰有子
列禁近即滫綺不備於老婦足矣且以約素示

吾子孫不亦可手閲者以此益多孺人孺人他
美多不具志志其大者如此亦足以觀孺人之
賢而知泰亨之賢之有所自也孺人生正德乙
亥二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壬午五月二十五日
淂年六十有八子二長啓蒙禮部冠帯儒士娶
霍氏繼段氏次即養蒙娶趙氏封孺人養蒙生
子四光房郡庠生娶顔氏繼趙氏光斗聘苗氏
光奎光翼尚幼啓蒙等即孺人卒之明年癸未

正月初六日奉窆於西庄之世塋禮也　銘曰

孺人之跡不越梱內有嗣而賢乃顯慈誨厥誨維何先德爾耀滂美貽榮躬食其報滜之西原有封若堂我銘其幽德音不忘

明愽士廷對馮君墓誌銘

嗟乎此余友人靖安司訓馮君廷對之墓也君卒數月而余始聞又數月而始為之誄即徵行實于其子毛禎圖銘君墓以志不朽又數月毛

禎自楚泛督學蔡伯華還以葬期来告請銘遂
按實而銘之嗟乎余尚忍言哉君用歲辟来遊
京師余延君署邸使小子喆受業焉時蔡伯華
適以調署鹽官至間飲余邸中促膝講執揚榷
今古三人者蓋未始不更相推許也既伯華仵
兩淮運司行越明季癸未君謁選得司訓靖安
余有使　岷之役同舟載而南道淮海伯華飲
余二人邪溝之上抵掌憑陵浮白大嚼蓋不知

廣陵之濤之為壯也別去余與君抵豫章君之
官伯華即召還兵曹已又督學于楚而余亦使
事　予告送丁家難家食八載二君慰勞問誶
未嘗不歲再通也君之解官而歸余以書慰之
且有山中之約君報云毋安介子之隱妻甘黔
婁之貧又詩云何日花前遲小車項伯華寓楚
亦詩報云近讀楞嚴如有悟何時連榻許高譚
廼有東學之遷過家數旬而卒嗟乎二君言猶

在耳而不再朞並以死喪相聞余尚忍言哉君性豁悟敏達嗜學不厭自少至老即卧病一榻手一卷不釋淹貫經義旁通於百氏為文好深湛之思求軌于古作者之林必得當而後已伯華惟好古故同郡中獨推轂君而妄屬意于余也今二君往矣余將安所振其惰而匡其不逮哉嗟嗟余尚忍言乎君髫齡時部使者吳君試士于邑得君而大奇之郡倅施君禮以賓禮自

為邑諸生每試必冠郡邑郡邑士無不人人誦其文而心獸焉中丞東泉鄒公器君文行延為諸子師今叔子某與君從弟某皆親受業門墻其里中授經而以科自顯者歷歷可指數也丁卯省試已置君卷第七直指謂易義連比稍更置之時藩臬兩使者不相得遂置君副榜庚午又居副榜迨庚辰督學關中孫公素有人倫鑒時法令嚴諸生應貢者六人俱不中再易其次

六人君次十二人孫公亟取而薦之君蓋晚而後遇也嗟乎以君而一遇固如斯哉君之教靖安也務在明師道正士心時出其平生所得與諸生口譚而指授之靖士莫不欣欣得師諸直指督學使者課君輙置高等竟以才忌陞河南周府教授君即日解官而歸與二三昪季色養比堂吟哦自適也君之操行如此嘗聞君太父瑩然公家貧獨扶義慷慨邑人鄒姓督稅長遺

百五十金于市公得之鄒人誣其同行者訴于縣庭縣令笞之不服公聞即走白于庭而以所封金還之縣令熊君大加敬禮榜還金種德旌其門及君父石岡公韋布好修君母滕氏方誕君石岡公夢中若聞人語云萬綠叢中紅一點人咸謂異徵此馮氏陰德之報也於戲蓋始開之矣馮氏世居邑之板橋距邑治三十里塋然公獸其僻陋乃僦寓邑之江姓石岡公始別創

居猶未暇卜隣也君又與諸昆季再遷邑庠之陽盖三遷而近聖人之居矣君之貽謀可知也君著述頗多不欲聞于人嘗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其教靖時出讀史數條以教靖士靖士即請而剞劂焉曰測史剩語亦可睹其槩也嗟乎伯華纍然癯也而風神踔厲尚未及艾君恂恂固自蘊藉而亦不登上壽豈文章固司命者之姤抑天所以盈縮延促于其間者固自有在耶

嗟乎余尚忍言哉君諱某號鳳城廷對其字也初配李氏生一子即兆禎邑庠生娶羅氏生孫女一許聘某繼配漆氏生一子一女子兆祺聘某氏女許聘某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己丑某月某日庚寅某月某日兆禎奉君柩葬某山之原而友人史氏敖　為之銘銘曰

生耶積之厚耶而薄厥發耶歿耶藏之深耶而沛厥澤耶君子歿世疾名不稱司訓其有以兆

矣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冐以銘于知己

明故貞節傅母劉太恭人墓誌銘

少司寇仁泉傅公之母貞節劉太恭人既卒而塋垂一紀矣司寇公始授狀史某屬誌而為之銘先是公考贈大理少卿紹岡公未有銘示不敢先也太恭人年十七而歸大理公廿一自稱未亡人五十七而旌于　朝三封至太恭人七十二而以壽考終　褒寵顯揚視其艱苦勞勩

蓋報施亦既隆渥矣可不謂榮名昌熾哉太恭人來蘇劉氏本漢長沙定王之裔為錫望族父處士世贍母席媪誕太恭人有異徵處士為擇配大理公考傳太公青岡翁恂恂長者處士知其必昌也遂內息焉大理公獨子自太恭人歸而內助有人傳太公漆孺人喜得賢婦四年生司寇公公生數日大理公忽語太恭人術者言此兒當貴必大吾門我歲行在丑將死果然吾

不及見兒之立也遂相持泣巳大理公果疾誤
服熱劑轉亟太恭人調御藥餌籲天祈以身代
大理公疾革囑纊奄奄以二老一孫付太恭人
太恭人慟而絕絕而復甦者數四劉處士聞之
疾走扶太公涕孺人從中慰諭太恭人乃不即
死忍慟治具既襄事獨持縞素躬操作績紝僶
俛為生入則乳孫飲溺出則強顏奉舅姑惟恐
失其懽心司寇公少長遣就學蚤夜督誨公愈

憤發學問爲諸生有聲太公漆孺人纔一色喜漆孺人疾太恭人輟寢食相侍旣喪哀而有禮太公坐從子負逋累償鬻産代輸太恭人恐傷太公意盡脫簪珥出粟帛以佐之而益拮据供甘膬不乏太公享年八十有四而優游卒歲者太恭人孝養之力也嘉靖甲子公舉于鄉明年舉進士上書言母狀　上允禮官議表其閭曰貞節公授毗陵理太恭人就養頃之遇儲典大

慶始封太孺人及公　召為侍御史又更錫
命俱異數也公為侍御督長蘆鹺按畿內督北
畿學太恭人並養于邸一日太恭人語公若居
官勤勞諸孫遠在家庭幼恐易弛志隳業我歸
代若教之公不能留遂歸公丞大理復迎養五
年太恭人復欲歸公遣四子鉞奉太恭人歸歸
未幾而公由光祿晉中丞閱江南畿　命南下
公即南意追留太恭人乃舟抵真州而太恭人

之訃至矣太恭人素無恙舟次眞州偶中暑毉藥不效至彭蠡而劇遂命孫鉞治殮具且曰為語若父吾撫五月孫危如一綫今見若父秉鉞開府吾一里中婦自若父貴吾一叨　旌典三拜封為列卿母吾歸無憾可報泉下人矣為語若父母過慟壹心報國即報母也越宿而卒鉞奉太恭人[illegible]由舟還公匍匐取道南奔及抵郡城而太恭人之櫬適至公哀慕純篤若有期會

云既以　卹請　上命藩臣往祭其家大理公已先歿數十年而　恩例並祭一堂閭里觀望咨嗟以謂人子寵榮其父母死且不朽語曰不有此母安有此子信哉太恭人性慈仁幼通女訓諸書故曉暢大體自孀居茹荼攻苦既貴且老而猶不易其素族人有溺女而瘞之野者一宿啼聲未絕太恭人聞即命收之還其母給衣食使自育及嫁勖之裝女歸而有家至今母子

感念輒欷歔泣下泛公理毘陵日問所平反有死囚七人情宜宥獄書累牘公猶豫未決太恭人具詰其故而促公並釋之人無不頌公明允公立臺則誠以激揚督學則諷以寬教為光祿

上謁　陵寢　躬耕籍一時供費繁鉅倚辦

大官公纖悉必親太恭人曰國之大典有其舉之毖恭戒備毋憚煩為其通達類如此居家處娣姒和順睦族婣姻親恩禮周洽御下不嚴而

治閫內之政雍肅自如司寇公立　朝二十餘年端凝介諒有大臣度老成敬信新進不察而易之公浩然勇退一女姪適毋家劉孟仲三十而寡矢節不渝人皆言公與兄女克肖太恭人其所成就固遠也太恭人生正德己巳五月廿八日歿萬曆庚辰五月廿一日辛巳二月二日葬先塋煙霞山首庚趾甲司寇公名孟春元配廖處士啟熙女封孺人贈恭人四男鋐釗俱庠

生鉉娶吳氏釗娶吳氏繼胡氏鉰娶文氏別駕似韓女鉞太學生娶劉氏繼吳氏少保文端公長子太守一惺女二女一適教學諭鏜子庠生瀍余宗弟一適王憲僉許之子庠生子瑊繼配胡別駕汝融女封恭人一女適陳侍御邦科子棊曾孫男二鉉子長慶鉰子涵聘刑部主事陳良材女曾孫女一書子姓之蕃蓋徵太恭人之食報者厚矣銘曰　劉漢諸王系衍筠邦寔生

女士克舉彝綱貞軌義方大節煒煌有 詔旌
楊三錫綸章既貴且顯亦壽而康積厚源遠歷
世緜昌不朽者銘彤管貽光

明故封文林郎寧國府推官松岡府君墓
誌銘

萬曆丁酉癸丑月十有七日侍御朱諧卿奉其
父封文林郎寧國推官松岡府君次于王父嘉
興丞覺齋公之塋左而祔葬焉廼自爲狀謁余

請銘余獲交于諧卿固知諧卿爲有道之士矣而諧卿爲諸生時所從授學而寵篤爲知己者劉象乾象乾又余友也往往爲余道府君事甚悉今按諧卿狀與象乾言具合則府君之爲人宛若接而覯之矣大都府君天性質諒開朗舉世俗所爲纖嗇封恡之態一毫不緇於其𠧪次故自爲嘉興子及爲侍御父中間所歷豐約顯晦殊塗而孝友家庭惇睦宗閭以至接遇親朋

訓勑子弟初終久暫垂七十餘年如一日也府
君父嘉興公弱齡入太學母龔氏故比部郎石
峯先生之女嘉興素豪宕挾豐貲以遊於大人
諸博奕樗蒱戲具之伎靡不擅長至家人生產
一切付之不問及丞嘉興未數月而蕭然垂橐
歸矣縱浪丘壑其豪益甚其殖亦中落也府君
甫十齡而龔母見背鄔母繼之鄔母故新昌鄔
東泉中丞之從兄宜方女也性嚴府君事之如

龔母有女弟寵愛遣上虞簿陳懋科凡所資遣裝總府君務當鄒母意而曲為之加厚焉嘉興殁大母聞鄒母在堂府君事兩母無間言同母弟友愛篤甚弟蚤逝撫其季婦諸孤盡以成立宋故鉅姓宗人素以貲相雄長意少不當驟起大獄一門兩祠不能相下府君重概于中倡義糾衆殫心討區畫合兩祠而一之朔望必會聚于祠因俗諷劑創為家約行之未幾而忿悁之

私胥化矣垂白與諸從昆季五六輩雝若平生居嘗無疾遽而子弟跬步尺寸少愆于禮即面詰之無不人人畏其嚴而樂其寬閭閻如也里中閒而興起有不平者必質之府君得一言解去人言竟府君之世家無鬩牆里無訟端所謂篤行君子不肅而教成者非耶當嘉興公舉府君代理家政遺其季使遊學焉季為諸生府君厚有所屬及季歿而府君大慟愀然曰吾家詩

書禮樂之業其竟不振於是乎諸鄉少長即專延名師昕夕督誨察其同姓子弟之可教者群而教之貧者給其資代為之束脩一時諸從之列青衿者奮起矣諸鄉提于鄉府君曰吾志其不孤也諸鄉提于南宮府君曰吾願其賒矣諸鄉由理官而拜侍御府君曰盈縮榮悴相為乘除理數大較若此蓋務折節引退日持盈滿之誡以為百谷王也諸鄉理宛陵府君就養公邸

每出退食必問所平反若何所從事交遊若而人諸鄉分校南畿西浙丁寧愼重問所得士若而人諸鄉爲南侍御府君曰國事漸多盈庭築舍若爲耳目責將安効古稱正直忠厚立朝大節若朝夕無忘于斯初府君就養宛陵壽七十會諸鄉課最受 命而還府君御袍服壯而再拜戒諸鄉無納郡中人絲縷與諸鄉同官曁郡之鄉先生士庶胥祝以言驩聲動于庭府君迺

辴然曰卜茲人心吾子庶幾其能官矣即操舟而西及諸鄉之留都固請府君行不許越歲請至再三始行舟及南浦而府君疾作矣歿之日爲丙申十一月初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一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五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若府君者其殆市義而𨷻𨷻而不勸者歟方隆慶戊辰郡大饑穀價騰踴郡侯後江鄧公募義恊賑罕有應者府君計其口得

贏粟五百斛首輸以應而繼者响臻鄧侯大喜
隆以賓禮欲以衣冠授之府君卻走不受鄉人
負嘉興責者子母至千緡府君業且困悉析券
弃之其好施予不責報於人事多類此府君之
歿也初劉象乾送之行即與經理其喪歸為余
言府君素亡恙抵會城忽遘寒疾是日已戒舟
子解維府君遽疾革事聞于𠔃指王城葉公葉
公故宛陵人也又諧鄉同年友即檄所司治具

而府君先遺命毋得妄受人賻禭殯殮之具悉取于家素所豫備者當是時倘少緩襲身揚帆順流而下旅泊蘆葦沙渚之濱倉卒有變安所取辦而含襚一一如禮哉嗟乎府君其不責報于人天固有以酬之矣諸鄉其亦可以無憾哉府君諱繼通字汝彥別號松岡初配丁氏生子一吾炫繼配上高黃貢士梅皐女封太孺人後府君七日歿于官舫生子二吾琢即諸鄉南京

福建道監察御史吾贍邑庠生副室王氏生子
一吾輔女一適庠生蕭達道炫娶吳氏生家柱
庠生娶某氏家繟娶某氏家祉家紋家繁㺯娶
都司經歷姚增溪仲子庠生芬女封孺人生家
紀庠生娶嘉典尹陳鑒章女輔娶姚氏育炫子
家紘聘某氏贍娶黃氏生家緝庠生娶某氏家
維聘某氏家繖未聘㺯愛而育之孫女二炫女
適庠生劉訂贍女適張懋熙曾孫女一諸鄉状

府君善行甚夥余掇其大而可傳者書之石餘具諸鄉狀中銘曰　羌負荷於析薪兮竭畬而畊穫紹厥休而昭揭兮肆振響于寥廓穎波屹其東障兮鴻聲邑以緜邈渟星宿于崑崙兮滙九派于海若雨八荒而漸被兮雲膚寸其冥漠既棲眞而匿采兮濟吹萬于籥橐耀潛光于不朽兮冀九京之可作

明故諶母胡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友諶明府之先塋其父丹山翁也既屬
余銘諸墓矣及是而其母胡孺人卒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塋于某山先期而以狀來請銘狀曰
孺人系出邑河北巖上胡氏其先有胡公寧者
仕為御史再傳而生尚明即孺人太父也與先
太父東陽公同學友善相約為婚姻遂以孺人
配先大人丹山翁先太父業儒不事家人生產
自孺人之來歸也值家中落孺人佐先大人俛

俛拮据以奉饘粥先太父既逝太母劉在堂享年八十有餘孺人奉養如一日先大人擧什一以遊里中而孺人一切綜櫛于内絲比銖累家用饒給即諷先大人息其業而休焉務行德義喜施豁如也初孺人連舉子不育垂四旬而始育不肖先大人有暱心弗肯督責而孺人持之獨嚴既齔入塾稍長出就外傳必擇明師交使從事以故不肖自為諸生時得遊於賢士大夫

之間及叨與討佔而孺人之教逾爾歲乙酉先大人寢疾孺人從旁語曰覲兒尚未舉子儻君一旦不諱誰為託付家務而俾得卒業焉徧察諸從中惟曰敏之次子眒也慤可令為覲兒嗣以竢之將來於是不肖奉兩尊人命而有眒之嗣及壬辰不肖凡六試南宮矣瀕行孺人前告曰兒幸得第大願也顧利達有命仕進須時若不及今氊盛時勉從一戢以圖報稱河清其更俟

乎而父已不及見矣獨不令老身一見之乎是歲不肖竟阨於第遂從選人得閩之松溪令松溪爲閩瘠邑而幸去冢不匝月得奉孺人偕往即升斗猶祿養也及抵家而孺人頓病足矣不肖拊膺竊嘆曰毛生奉檄色喜何爲不肖其能絕裾乎孺人聞之即令餙裝戒行曰若受　命于　朝復能顧其私𢦏吾雖艱於步尚健善飯亡恙吾雖不能效陶嶲二母寧以一老人故令

兒子嚅嚅膝下以稽公家事乎且若為人父母若能使子民無愁若疾蹙吾聞之即快矣若亟行毋緩於是不肖飲涕之官而留內子胡孫聊代奉孺人乞箸朝夕公署一唯孺人耳言是承五載得無罪戾上功考績異遴　一命以榮父母而命也竟阨於資不肖其已矣迺壹意將母來諗而情再陳不得請未幾而孺人之訃至矣嗟乎慟哉不肖擗踊號籲星露奔馳而孺人遺

言猶在嗚嗚以不肖未舉子爲恨也嗟乎慟哉不肖其猶人乎而有毋使至此極哉余讀明府狀而甚傷其志不能不爲之於悃也雖然孺人有以自瞑矣繇于華胄歸于名宗克相君子幹蠱履豐用嚴爲慈內教娩隆而親睹其子之成名以聲施于海邦也壽年八十有八偕老令終所謂令妻壽母者非耶獨所不即瞑于屬纊者未及抱孫耳然以冊山翁及孺人之行事卜之

而知其必有後也以此告孺人而孺人有不瞑
予先明府亦可以自慰矣孺人生正德己巳
月　日歿萬曆丙申　月　日一男一女男即
明府某女適大成陳某蚤卒明府娶胡孺人女
一適庠溪鄧某蚤卒副室某女一許字余宗侄
太學生廷栻第三子士昊嗣孫以坤曾孫男四
女一　銘曰堂有萱兮華之榮兮莛厥本根碩
且蕃兮而忘憂兮而昌而後悠悠千秋兮

明河間知府警亭陳君墓誌銘

士君子奮跡而赴功名之會詎不稱才難其頎有其才矣而齟齬乎於遇合遇合矣而年力不逮於富彊此志士往往興後時之嗟而髙材多戚戚於不偶蓋自古歎之矣若乃位際時亨才與年贍而又有壽命之延促以爲之制使當年不究之蘊竟厄於有涯之數而不可知此又豈非世之所尤累欷太息而寄恨於無窮者其余

友陳雋卿殆其人歟初雋卿與范國士及余同
舉丁丑南宮也雋卿年最少已雋卿召入南臺
余病告幽憂久矣國士立臺未幾亦以言免而
余旅進旅退家食十有餘載獨雋卿翺翔南署
爲名侍御再典大郡蘇爾籍籍畿輔間朝屏翰
而夕樞衡固可操左券而責之也夫以雋卿之
才若彼所遇若此而又濟以膂力之方剛即使
盡六十年而止其所就可勝道哉雋卿之捐館

舍也年纔四十六耳其平生非有轗軻不遇抑
鬱無聊之境以觸之於外又非有疾病憂懼以
柴之於中何其宜壽不壽而遽止於是耶嗟嗟
儁卿世之黃馘槁項者何限而獨靳於儁卿哉
儁卿貌愿而性慧外樸而中辨其與人恂恂不
為瑣尾燠咻之態而亦無嶄絕崖異之跡遇事
安詳沈密機不妄發而料度推尋多中其窾立
朝議論未嘗毛舉鷙擊至計及　宗社事關君

相人才進退消息之際有人所不肯言者而君獨言之卒不以聽拒為語默也其為江都也江都故南北往来舟檣輻輳之所往為令者疲於奔走逄迎而民事置不暇理君不廢酬酢而簿書日自為程日繼以夜必如期而後即休部使監司多以它邑疑事屬君而君治之如其邑事貧民睚眦富室之貲索之不應輒張重事冒它籍而訴之於上追攝勾連往返歲月及至聽理

又復匿竄無所考驗而事卒不能解其有稱貸而不償者一言督過即夜往自經富室之門而亡賴惡少乘機盡掠其所有官又從而優卹之其風益熾官司亦莫之誰何君一一申白懲禁為令而富室稍稍獲寧宇矣邑故賦籍相冒豪猾因緣為奸而反坐累貧弱君履畝按籍而田稅多寡有無虛實之數較不可欺時有奸民不便者鼓衆突入堂下以直賦為辭君弟語之曰

直賦易事耳乃令胥史雜進它牘訊鞫拷治如常而大張公門聽其出入衆乃股栗膽喪潛遁而散君事畢故召之左右莫敢以對郡廩生史宗器試劣等例當降廩中有黠者聲言舊學使得代槩復諸所降廩即詐為篆牒覘史生之出也而潛投之几史生故忠實無它腸見牒大喜信以為實自賷牒詣府而府驗之乃偽篆也史生誣服事下君覆鞫察其有寃色乃詰之曰故

所與同降廪者為誰乎居亦有字札相通乎吏具以扎進驗其字跡得黠者而治之果自輸服遂釋吏生而後得需次以貢其當機擿發類如此供億之費錙銖不漁於下而上所徵辦亦毫不得濫於正額即有墨而思逞者不惟不能有加於君而且薦揚為之地矣立南臺四載首陳十事次請建 儲論相奏章累牘而申救三進士之濫黜訴李中丞材之誣獄人皆以為批鱗

殘陳雋卿殆其人歟初雋卿與范國士及余同舉丁丑南宮也雋卿年最少已雋卿召入南臺余病告幽憂久矣國士立臺未幾亦以言免而余旅進旅退家食十有餘載獨雋卿翺翔南署為名侍御再典大郡聲籍籍藉畿輔閒朝屏翰而夕樞衡固可操左券而責之也以雋卿之才若彼所遇若此而又濟以膂力之方剛即使盡六十年而止其所就可勝道哉雋卿之捐館

舍也年纔四十六耳其平生非有轗軻不遇抑鬱無聊之境以觸之於外又非有疾病憂惱以紫之於中何其宜壽不壽而遽止於是耶嗟嗟雋卿世之黃馘槁項者何限而獨蘄於雋卿哉雋卿貌戇而性慧外樸而中辯其與人恂恂不為瑣尾嚬咻之態而亦無嶄絕崖異之跡遇事安詳沈密機不妄發而料度推尋多中其窾立
朝議論未嘗毛舉鷙擊至計及　宗社事關君

過甚忽眩暈顛仆已又強起治文書病轉劇而猶不輟息奄奄日微矣猶凭几端坐臨革亟呼太孺人者三嗟乎雋鄉而遽止於是耶人言雋鄉數月中由家入保寧達京師抵河間闖數千里而保寧道最險往來至三四不無少瘁矣而視事河間日無停晷巨細必躬思一報知遇之隆遂以此速其斃嗟乎使雋鄉而果斃於其官則余與國士之所為雋鄉幸者反為之祟矣

顯融亨嘉天之所以厚材且賢也而碩使之困
億以殉其生哉雖然嶲鄉之去江都江都之民
俎豆之至今猶有遺思而致于河間當道撤祠
君于名宦則又訑謂其不壽且永也哉君性昰
孝友初選桐鄉令還行次真州心怔怔動即買
棹而西歸則文林公疾且亟君獲奉藥食月餘
躬親含殮文林公含笑而瞑自江都之南臺必
奉太孺人養于官邸其後之保寧河間太孺人

悼遠不欲行即留二子代養每署中進一饌易一繼必念及太孺人寢食未嘗忘也與伯季友愛晁篤終身無閒言公俸所入悉以置產而分授之先是陳無宗祠文林公始倡而君捐百金以助其成又欲置祭田稟金河間以授家人而二子竟能就之其內行淳備而足以詒後又若此君好學強記自為諸生時已擅才名即居官不廢學每行役車中多所吟咏所著有咏史詩

閱瀛漫語循良模範言責要覽辨問錄留臺號稿君考某贈文林郎趙太史誌其墓王元美為之傳母徐封太孺人配余氏封孺人余孺人生二子一女二子俱庠生長良佑初配光祿署丞吳一陽女未歸今娶茂才胡某女子一女一次良儲娶少司寇仁泉傅公女子一女適余宗兄國子生淑之子郡庠生廷棉故太司成贈少宗伯夢坡公之孫也君名某字雋卿別號警亭生

嘉靖某年　月　日殁　萬曆　年　月　日

塟　里　山戊戌之　月　日也銘曰　擽社

以無用天全兮旅雁以不鳴見食魏豩以呺然

受栝兮神龜以見夢畢力寧為鵾鵬而殺翮兮

而不羨枋榆之只尺寧為騏驥而中蹶兮而不

效長鳴於伏櫪君固貴志以遊於閒寥兮胡為

怛化而拘拘於旦宅堂有蘐兮滋蘭蓀兮来歸

菟兮貴兹原兮勒之銘兮壽無垠兮

明故山西參政致仕晉階中大夫小泉范公墓誌銘

山西布政司參政致仕晉階中大夫小泉范公諱伋字汝希世居邑之長沙第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中河南副使至參政致仕十有八年享年八十有二四子八孫三曾孫伯子世美為浙江副使公之子孫貴盛壽考福禄盖備獲其全而始終出處大致固古之所稱為鄉

先生歿而可祭於其社者是矣公性寬和凝重
狀貌巨目豐頤舉止有度與人坦夷無畛域當
官蒞事獨持大體而人情世態幾微隱伏無所
庸遁在鄉黨宗族終其身無有心誹而貌憚之
者蓋其受稟固厚而閱歷更踐素相練習濯磨
之久葆光匿曜手神醞藉充然自得而人亦莫
能盡窺其倪也自為諸生時器識固已過人嘗
讀書山中一日家人卒遭變伙來報公方課秕

不為動色已卒業徐乃笑曰家無擔儲而有其災抑亦祝融之我相乎借無宗元相賀也識者異之初授刑部刑部分曹隸事政務簡而官屬多故多暇日遂相目為閒曹公獨以謂刑辟重司戕未易稱每視事之暇即取諸法家言而深玩之旁引曲比務當其綜覈而後已以故久歷刑曹而前後所事大司寇無不人人加禮緩急倚為左右也恤刑江南奉檄自喜先奉政公嘗

言官為恤刑可以活人茲行也其庶幾先君子之志乎至則矢心殫慮舉凡諸司所錄囚獄原情察變推尋往復苟可求生鐲滌無遺即有權勢請謁深文鍛鍊不為沮惑而輕有所出入也是時執政方懲呰窳而嚴考課諸恤刑使者重伺意指務為周容獨公持平其所生活寬宥亡慮數百人每上奏牘輒報可而公聲稱籍籍諸曹郎右矣尋擢河南副使備兵汝南首詢軍屯

利病盡除積逋廣為召募約三年徵其入人皆樂畊而屯政為之修舉汝多山素苦所患而盜賊亦往往以山為淵藪誘致行丐窶子四出剽掠而坐獲其贓急則深匿官司所捕不過一二脅從首惡竟莫能制公為文誥所立法授獵者捕之數月而所患息盜賊脅從罔治容令首其渠魁購以重賞遂得其巢穴而薙獮之元兇就戮而餘黨竄散汝之境遂無盜矣適歲饑公請

兩臺為賑而一邑後報失期饑民洶洶騷動公即先檄有司發賑而後再請兩臺倉卒立定汝人無不德公也公時業已倦遊而伯子日且晉陟乃私謂王淑人曰吾家世隱約父子一時繼起得無恭恭之虞乎提楫抱虛此其際矣會有從藩之擢公命王淑人先歸治室廬而單車入晉未幾即引年乞休兩臺交相慰留而公去志已決遂不竢請而行抵家召諸親黨昆弟子姪

而諭之曰昔陸賈出橐中金分其子令為生產而自從歌舞琴瑟更約極欲以明得意二疏歸散賜金日具酒食召故舊為驩吾無賜金可散力不能給而陸生以口辯出使貧外國裝送吾兒不忍為也撿歷宦餘俸量疏戚分惠多寡至誡諸子則諄諄約素自守不事纖嗇廣封植為子孫計長久也距舍數十武先隴在焉傍構園亭督課諸季子若孫日月程試寒暑不輟環亭

嘉樹羅蔭楹前蒔四時花草畜盆魚數頭亭中一几一榻倦則假寐興至緩步縱觀頤瞻梓木先人之遺澤依依也居嘗念宗無譜牒何以聯親與從弟侍御國士考次編輯凡例一公所自創奉政公嘗欲築大泉櫃石二堰以利鄉人灌溉公捐貲畢力克成先志而表章之不敢自居其功也往文江羅文恭紹明良知夜氣之說公從遊石蓮洞深有所契而病近時學者侈譚說

而薄躬修晚年獨愛薛文清語録日不廢覽詮次其要語以覩示來學曰讀薛膚抄公平生所得固有自矣余後公十餘年而始獲從公于朝公畧齒序而與爲交今少司寇仁泉傅公在光禄與公同榜相得甚驩而余追從上下未嘗不步趨二公之後也公歸自壬午至丙申余始侯公于家公解顔握手追念今昔即以譜序屬余時公痰疾止酒對賓客多不竟席獨飲余酒譚

笑畢席而罷及以譜序報公而公答余書中語
率多閔倦余竊疑之又閱歲而公訃至矣嗟乎
老成着舊固鄉邦之典刑也公考終順寧儵然
大化而余於世教民風其能無嘅于前修也歟
余昔為公銘奉政公之墓其世次子姓具詳之
矣惟憲副先公季公三女七女孫諸孫曾子女
嫁娶俱名家生正德戊寅　月　日歿萬曆已
亥八月　日月之壬寅仲子世善率諸弟姪奉

公葬于佘山王淑人壙右既襄事而以銘來請銘曰 長沙之里別益濟美公肇厥始佘山之岡佳氣鬱蒼公于斯藏考年問德式于鄉國黃髮皤皤有典有則九原可作伊予先覺銘其再世亦孔之焯

墓表

明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大行芹泉馮公暨
太安人蔣氏合葬墓表

萬曆丁丑余與馮生用韞同門舉進士已被選入秘館及授官史局皆同也顧馮生負雋質文日益進而余謝不敏惟私相砥礪以名義自期許於是馮生恒昆季視余乃時時語其家世則輙欷歔王父芹泉公之死使事而獨念王母蔣太安人甚余乃時時慰諭之歲壬午馮生介命代藩得取道歸覲是時蔣安人壽八十餘憲使君已歸奉養有年矣而馮生又初舉子也館

爲諸先生咸爲詩歌送馮生行侈其抱子侍憲
使君上觴太安人前一堂四世世尉袍輝暎貟人
世吉祥所希睹覯也馮生亦適然喜既竣事抵
家遺余手書猶道太安人健甚亡恙未幾馮生
使者至持憲使君狀及宋大夫所撰次莆泉公
蔣安人行事告余曰不幸太安人不禄矣天不
佑孤使孤不及見先子而又遽奪我太安人也
嗟乎傷共孤父子日夜痛心思所以存先子太

安人不朽將以某年　月　日啓先子窆奉太
安人合殯焉幽室之銘大小必書光潛垂遠法
尚詳覈則以請諸庚子王公墓門有石掇其大
都足以傳信足矣子其為之余交馮生浹於憲
使君年家子也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先世
青州臨朐人　國初徙民實遼左祖思忠亦在
徙中遂為遼左人數傳至閻山公官貴州副使
贈陝西布政使公父也毋伏夫人生丈夫子五

次為公公生而穎異童齔能文弱冠補衛諸生
名震遼左已從閭山公南遷還臨朐改郡諸生
名即冠郡諸生齊魯之士待公而明經者屨常
滿戶也甲午舉鄉薦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
人己亥　肅皇帝南狩奉　命告湖湘湖湘地
濕蒸多暑公馳驅溽暑中性不能遂病疽竟不
起當是時蔣安人寓京邸憲使君生才百晬耳
蔣安人晝夜抱憲使君泣食不入口幾欲絕已

自念曰殉死植孤孰難吾居其易而孰與任其難乎乃稍抑慟強食攜憲使君歸臨眗舍覆茅壁葺風雨飄搖數米析薪腹不果然乃盡斥其簪珥佐生理躬課一二家僮椽作僅給晨夕憲使君稍長則督使就外傅學而自執杼軸以供其費每霜飛月墜燼膏畫蘆母子相對潸然泣下用是以感激憲使君竟成名宦籍盖今享有八十餘年而再見太史三覩重孫及泉而歸報

公無愧言也嗟乎若公與太安人其於君臣夫婦之間可謂兩全矣而宋大夫又曰死非難處死爲難公之奉使也初恙時人固有諷公歸者而公舉朝會之禮以謝竟不歸死使事太安人遭公之難煢煢焉百晬之孤爲命內無肺腑之託外無兄弟之唁太安人乃獨忍於一決以待憲使君成而瞑公于九京也則公之死太安人之不死俱難矣嗚呼干將莫邪神器也其潛九

淵之下瘞圜扉之中猶然精光隱隱射斗牛間豈必其剸犀截蛟而後稱利哉方在濩辟之時濡流踴躍艶發彩浮識者已知其奇矣而松柏之生也貞心勁節雖其在蓊翳薈蔚而挺然自若也蓋于歲寒而益覩其青青耳狀言閭山公迈臨眴每憶醫閭丘墓一飯不忘而公初舉鄉薦歸侍閭山公飲酒数行即白請往省先塋時虜数寇邊行者戒嚴公单騎往閭闗月餘始達

廣寧展墓芟除版築刻石而後返報命閻山公大喜稱善夫孝不遺於其遠也忠不忘於其癢也公之兆使事此可以覘矣太安人故青城令蔣公女也初令奇公文且有貴徵乃以太安人委焉及閻山公謀南遷伏夫人言新婦賢今去毋氏遠意不便新婦歸寧也太安人聞輙請伏夫人曰未歸蔣家女也既歸則馮氏婦矣委身夫子惟舅姑之命是共於是閻山公伏夫人决

意南遷而馮氏之門遂光大矣夫三從之義太
安人辯之審矣而其砥節矜修以迄於老而不
衰也何難哉　國朝以寧張先生卒于使臨殁
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學
士大夫爭相頌述而以方之于公曷異焉宋歐
陽氏之母於其君子之仁愛廉孝而必其有後
也而卒成其子有令名聲施于今太安人常謂
憲使君若先人再世宦矣而一旦捐館余與若

兇不能自存夫惟兇不能自存也者而後乃有今也若忘兇不能自存是墜厥先人矣以故憲使君一令方城晋署司馬即西備兵雲中所至輙以燕明稱則太安人貽之遠也其視歐母為何如哉公㝡孝友事父母必得其驩師事伯兄冶泉公而教諸季與俱顯與人洞夷不設城府而飭容整峻即群飲至酣不亂刻意為詩文旁及書翰皆可傳爰太安人性嚴重至老未嘗妄

言笑而待娣姒子姪有恩自御菲薄而周貧恤
匱無慍色有女弟適牛氏者夫死自薊門迎歸
與同起居爲其子娶婦而衣食之扶義忼慨好
行其德大抵公與太安人天性然也夫行誼可
風懿美足範德澤休光奕世彌熾至使忠臣義
士拊髀搤擘慨慕其平生而願聞其梗槩以爲
快是則所以爲公與太安人矣而死不死又何
論哉余奉憲使君命而表其大者題之石曰馮

氏忠節之墓公諱惟重字汝威别號芹泉行人司行人以憲使君官贈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蔣封太安人云子一子履即憲使君娶宋氏宋大夫女弟也女二一適石員外繼芳一適石茂才茂元孫男二長琦翰林院編修即所稱用韞者娶姜氏宋出次珂孫女三曾孫男一浚明琦子女一餘具詳庚子王先生誌中

明故封漢陽知縣雙溪管公墓表

今平涼郡丞管孔登卜瘞其父封漠陽令雙溪管先生里之某山先是請銘于太史鄒汝光而又屬余表其墓余與汝光俱孔登同年友也誼不容辭然先生行實汝光既已論次其槩誌而銘之幽堂矣余又安所表章而令後世必信為可傳哉先生行不越鄉井言不踰里巷終其身以老且歿焉而一無所求聞于世先生固如斯耳而子也能孝父也能教居利必後赴義必先

睦於其宗而稱君子長者于其鄉先生其可以無傳哉先生自為兒即異里中兒攝秇游邑諸生邑諸生即翖翠而辟易此豈不能須時講會以自致青雲乎當其父某處士公之疾也視弃諸生如敝屣富貴可翹而竢如一日之養何父寢疾而頃刻不待子舍即刲股何益大命有盡而孺慕無窮凡所為哀麻哭泣之節殯殮喪祭之儀一不行古之道其猶人乎哉此先生之所

為子也子而急養則養重子而承志則志重有子而弗之誨匪父也肖祝而弗之成匪子也如是而家人生産可勿問也贏縮在我操其贏而周人之急豈貨殖哉祠先而必於其家禮也依浮屠氏以祝像弗經矣率宗人而不憚遷宗之人其知所與乎先生之可傳者如是已爾夫無冥冥之行者無昭昭之實先生歿且若千年而孔登之舉于鄉也且先三日告之矣此其精爽

赫奕又何如哉迺稱先生者謂爲兒時不屑依一武弁以自立高貲何加于五穀先生其弗如鄉黨自好者乎折券市義固自弗知其所有而歸婢遺金奚論哉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孔登之爲漢陽漢陽之民尸祝而俎豆之爲澧州州之屬嚴而親焉今爲平凉其爲賢貳大夫可知也孔登所至有遺思而竟不矜一奇一節以干進于人豈自古無菲菲之名者類若此哉先生

為政于家而孔登率而肖之于官其表揚先生大且遠矣先生諱某字某別號雙溪配某氏贈孺人四子二女孔登其叔也生歿歲月家世子姓具詳誌中余特書先生之必信而可傳者歸之孔登俾碣于墓以慰其顯揚之志云

祭文

祭大中丞東泉鄔老先生文

我明統運九葉重興　肅皇潛毓瑞啓河清

名世先後公寔篤生射策登　朝冰部馳名
帝睠舊邦惟吾股肱良二千石克艱厥人廼
名儒即通惠之津翩翩五馬露冕乘軒公之来
止對揚　皇恩比漢豐沛視周岐京最績用嘉
廼貳楚藩奕奕西蜀居楚上游晋參行省惠愛
下流昆明萬里廼眷西顧名伯井棠華夷孺慕
先帝曰吁旬宣碩膺名試三輔尹丁留都恭恭
京兆不茹不吐肅清　華轂補葺呰窳正位上

鄉保釐東土海島清汛而越安堵士林彈刻
朝端聽履秉樞握衡旦夕以俟四明吊賀西子
憶范脫屣旌麾扁舟莫挽寤言一室默契千古
身不媿影口無擇語萬石惟奮三槐惟晉魏公
繼起載睹建慶　今上側席夢寐黃髮三世老
成薦剡交列人皆舉手洛歸司馬公獨殁晦明
哲大雅廉退飭身清白貽後鄉之典刑　國之
耆舊其執鞭後塵効蹟國步三季荼毒屢勤煦

嗢仰德未既圖報孔殷哲人云萎承訃怛驚惟
余小子不量厥衷杞人拳局竊痛頹風由今睹
公肇判鴻濛混沌未竅灝氣春融公其已矣曷
維厥終公歸何憾騎箕躡空公身不死謝鳳首
龍獨於世道憂心忡忡皦辭茹哀公聽惟聰

祭陳念齋先生文

萬曆戊寅之歲贈君念齋陳先生卒於家先生
令子舉丁丑進士甫拜桐鄉令取道定省廼得

奉正寢永訣焉訃聞于京光祿卿傅某比部郎
今陞汝南兵憲范某偕鄖子某謝子某並里中
嫺婭而翰林吉士教子某則令子同年生也吊
往悼良有懷纏綣相牽職事缺焉馳唁越明年
巳卯始具束帛之儀而介奠于先生之靈曰於
戲先生其歸休息勞棲神廣漠之鄉乎抑騎箕
襲雲拊髀鴻蒙而相羊大荒乎將厭世弢精匿
擢清泠之淵而完璞荊山之陽乎抑修文地下

上記玉樓悉吐出胸中之奇而紓洩其平生乎
其冥冥者果有知乎抑芴兮芒兮而舟往壑藏
乎使與委形而俱盡則軀殼一幻境也而又奚
欣戚於存亡使離形返真而羸弱喪之非情則
方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也而余又奚怛化之是
攖戕於戲所慟恨於先生者蚤握靈珠而曾不
得施照乘之光恬養醇白而曾不得匹夂特之
彭樹德滋繁而素封榮業曾不得優游三槐之

堂造物忌完曷短曷長嗟嗟括人惟此盡傷於
戲庸詎知夫遥來也時先生固已履其常而數
有不必然者先生且視之爲輪爲馬而浸假予
以翱翔耶矧册穴委姿矢音高陶醴源湧脉霈
澤八方萬里來歸縈綏煇煌巖命易簀慰藉幽
明先生百年之志令子固奉之於羹牆而有涯
之生即與不朽之名炳炳烺烺瘞而彌章孰於
戲荷之巔兮白象騰驤荷之阿兮白華芬芳誄

萬里兮薦椒漿憶蕙帳兮雲飛揚儼菁菜兮布
盼鑾靈來思兮杳彷徨

祭黃益謙太孺人文

於惟孺人婉嫕飾性貞吉體良爰自名閨曰嬪
于黃黃之君子荃壁葯房琴瑟靜好惟德之行
鳳穴孕靈熊允踵芳克成二難合璧為章次公
振羽培風翺翔孺人曰嘻而宗是亢舉案優游
瑤池雀艤比翼乗違彊飯自將乃撫次公惟考

汝昌戀膝匪孝公車促裝褁以脯栗齎以酒漿
次公至止奮袂長揚閒語予儕慈烏徬徨天胡
不鑒婺宿西藏千里訃聞擗踊盡傷萋萋芳草
欒欒征勦戴奔載歸帷空北堂謦欬在耳栝棬
叵忘予儕蘿蔦誼洽泗霑裳於戲渤海五原並紀
綱常孺人嗣徽越世彌光子輿志養金鍾奚傷
青雲標致閨閤用彰萬古一夕彭祖等殤壽躋
稀古既樂且康偕彼君子返于帝鄉招搖大虛

寥廓茫茫華表未期毋儀永望束帛思奠遐不來享

祭陳老師文

萬曆庚辰孟陬之初旬日吾師芝翁陳老先生卒于官時門生敎子某守官翰林而甘子某亦以縣令會覲與至也乃相與紀綱喪事躬視含殮越二月十有四日甘子甫畢事命敎子屬辭具牲醴之儀酹于先生之靈而哭焉敎子[illegible][illegible]

先生也烏忍辭哉昔宋玉哀其師屈原賦九辯以志慟余才謝前英遠甚又烏能辭哉第述師弟平日相與之愫而死喪感愴之懷潛焉交涕矣癸酉之秋余二生者始遊先生彀也先生授以長策責以千里既計偕弗偶先生又懼其一蹶而不振也慰之勉之以觀後效丁丑春二生並上春官第矣匍匐走報先生先生解頤抵掌自居伯樂亦且忘其為款段也是歲夏先生奉

徵書至敎子走迎郊外而甘子徐以竣役來時
時過從彈冠相慶師弟之誼金石可鑠項之甘
生分符百里先生送之行且申醮誡焉每與敎
子語未嘗不殷殷于縣君也期以肆 覲再覿
言笑奈何先生一疾而遽劇竟劇而不祿哉嗚
呼本圖生聚頓成死別謦欬不聞儀刑永隔昔
也升堂讙呼嘖嘖今則來唁繐帷杳闃嗚呼慟
哉奚忍辭哉先生歷官十五載而居舍不足以

容旋馬貲産不足以贍食指死之日囊槖不足以斂形骸非古所稱清廉吏乎彼其人皆致顯融有位三公者胡先生齊其德而不齊其遇耶先生平居不妄言動不口及人長短不欣戚於利鈍識者服其謹厚至比之萬石君彼且皤皤黄耇也而先生又胡僅及於下壽扎嗚呼聞昔侁覽以鸞鳳應徵方正不終位而卒其子三人俱以文史顯先生有丈夫子三克紹箕裘先生

不盡食報於其身而必豐報於其後先生聰明正直不盡洩於生前而必於昭冥冥之中以啓佑後人而俾之懋光先烈也余二生者無以報塈先生而所盟心以慰九京之目者亦惟於先生令子而已矣先生有靈其鑒之哉嗚呼少選旅櫬南將而黠君又以職事還也惟獨教子依依無所望素車之遻征而時式先生之舊著也又寧直召巫咸而下閶闔虎豹而仰號哉巵酒

告哀匪以屬辭於茲一奠長夜何期嗚呼慟哉

祭吳虛宇文

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雄名蚤擅則自許賈馬菌蠢九葩而追蹤作者姱節好修則抗志屈宋睥睨八荒而逍遙出衆嗟東海之波臣乃塊守此窮澤憤盐車而困驥肆絕奔於絆紲爰自中秘為柱下史再貳卿僚三佐憲紀播遷於蜀晋粵嶺之墟曾不任其長驅出入於中外省寺

之曹位財列於大夫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先生既奉太孺人襄事而來也斷雲喬梓望日長安握手道故卒然交讙方期登我漢道洛陽無吊湘之賦而詎知歲在單閼長沙動集鵩之懟嗟乎先生而遽止於斯耶欷歔悲哉栗烈兮風泠顆顆兮參橫悵四顧兮私自憐奄息兮永訣無人嗚咽兮飲恨銷竟含殮兮惟伻撫棺兮友生擘慟兮繽紛寃影緲兮焉存欷歔悲哉招

菟歸兮南方漻漻萬里兮相望潞河氷泮兮春之陽芳草碧兮江水湯湯靈輀返旆兮故鄉婷嫠淚斑兮翦孤徬徨脊令在原兮裂腸生憎別離兮重之以死喪音徽斷絕兮人琴兩亡長夜寂寂兮未央英雄千古兮終藏欷歔悲哉昔來問君兮匡牀今則吊君兮陰房楚些未發兮涕泗霑裳幽明永隔兮奠此一觴

祭吳虛宇文 代

於戲先生胡豐而才胡嗇而遇貴不躋膴壽不登鼓默默巫咸嚋測其故先生蹶起秘書厭飫甫尉神羊圖南鎩羽播遷中外鹽車郤步乃謂千里馳駈末路云胡一創丹砂不駐昔在賈生以年問鵩亦有長言徵文帝籙豈曰寓珠求不越宿神器易化梟脛悲續造化茫茫曷盈曷縮不朽者名不死者子先生之名溢于頰齒緣要姱修紉蘭結茝擷藻揚葩斐斐亹亹先生有子

伏服岐嶷靈淵稟氣汗血稱奇誰云芝菌不植而滋於戲先生陽烏西下海若東驅形骸芻狗天地蘧廬匡牀寤泣怛化叱愚神龜遠逝奚嚇鵷鶵羞脯在盂旨酒在卮幃幄翺翔靈之來斯

同省祭賀文南太夫人文

於戲靈慶鬱蒸代有哲人長發厥祥廼耋淑媛婉嫕餙性蘺芷扈芳貢道昭言彤史班傳左右琳琅告虔槀粟曰惟思媚徽嗣齊莊爰相夫子

擬巍躋臙邁古循良麟趾孕瑞熊丸式穀鳳毛
翽翽來儀　帝廷驄避桓典輪埋張綱　帝咨
直指掄才三晉敷教神京板輿弗御偕老懸車
婉美鴻光綸音載錫寵陟崇階褕翟韡煌鼇宜
遐祉春暉護草樹之壯堂云胡厭世乘寉驂鸞
白雲相羊訃聞賓妣令子攀號叫于天閽朝紳
悲發彼都人士匍匐彷徨惟我桑梓臨風馳唁
蕙室淒凉於戲孟鄰卜里桓鮑委簪並紀綱常

疇若禕靈妻道母儀兩際其昌有涯者生不朽者名壹教永章欒欒萊裾髣髴栝棬附奠椒漿縞帳翔環蘭芬咉肸格思洋洋

祭傅母劉太恭人文

於戲古稱生寄死歸或詫為誕乃太恭人視之則今而後即安矣當太恭人之背藁砧也年甫及笄俯仰閭關茹苦含悽此豈遑恤於異日之富貴聲華哉而太恭人甘之如飴迨夫老者以

終孫者以植顯榮光大表閭飾翟　恩崇四命壽逾稀袞人皆謂天之報施不爽而太恭人足以榮遂矣庸詎知其自弱齡而七十由蒯簪而組紱曷嘗一日以釋其未亡人之心耶頃內行克莊國恩未報何以免為乃始從司刑既從執法既從司理出與偕出入與偕入氷蘗之語日聞于膝已而中丞公晉秩光祿敬事日勤而太恭人浩然決歸及下江南之　命尚猶與其少

留也而竟不能以一朝挽太恭人何必哉忠貞節義不違素願旦夕所庶幾者惟瞑目以蚤報泉下人以自白其五十餘年隱忍為生之心而已矣太恭人之視生死遲莫何如也太恭人之逝也云在彭澤之境蓋天地正氣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江河鍾於人而為貞烈太恭人之靈其將返遊匡廬之巔而為雲為雨以溥潤澤乎抑將下注彭蠡之豬而潛蛟躍龍以神變化乎不

則胡太恭人之無恙而遽溘然長逝於斯乎中丞公奔䟕而南也號呼擗踊日者將上請於
朝眞以豐品誄以華袞且併先贈公而合饗於
九京矣太恭人之心不始就安式惟予小子從
中丞公遊間一拜太恭人於堂下凛然貞松勁柏望之氣歛神肅回思世之鬚眉而丈夫者何限而頑泯泯淑沒身於戲已矣珠藏含媚蘭萎留馨惟桑與梓尚藉儀刑束帛椷辭以識不忘

神之聽之鑒此衷腸

代劉小魯祭元輔文

於戲惟天純佑篤生哲人弱冠升華秉志經綸
皇謨帝略　彝訓典刑博綜揚搉殫慮研精
先帝潛邸啓沃橫經嗣登　大寶輔理昇平
憑几末命　執手親承　今皇沖聖先師後臣
姬旦負扆華戶保衡方之我公寵眷莫倫公之
忠慎小心亮貞造膝退處夙夜淒兢公之區畫

巨細簡繁幽眇踈逖條貫叩分公之精神官府
匡隣蔀簷海澨提攝嚴明公之勞勩校理裁成
拮据胼胝靡有勸勤自公端軌玉潔冰清苞苴
竿牘不敢窺門自公表率步履准繩頑懦鄙薄
轍改絃新自公綜覈參會有程祛耗批蠹迅駛
風霆自公奮揚赫聲濯靈荆榛改邑瓆毳胥庭
帝曰純忠捧日寅賓公曰盡瘁頂踵此身云胡
弗憖二豎淋嬰公矜遘疾請告浹旬計日待痊

帝語頻仍公雖藥物不遑康寧伏枕卧蓐撓務必親濾馬困憊集鵬悲麟　帝聞奄息　手詔含辛諮遺問計讜論攸存輟　朝罷市奠真賻使蕃位都師傅加贈易名殊眷延世尉軼古今如公生死備極哀榮於戲公之勳庸千載汗青同休　國體鐘彝垂銘公之嗣君五寶入荀象賢篤祜川至增興息勞大塊騎箕白雲公復何憾逍遥返真惟其樗散自分瀕殁蒙恩謬以弱子

倚玉聯姻蔦蘿方施松栢先零巫陽空詰天閽難憑貳簋薄薦草醪在尊長歌楚些雪涕銷魂匪敢怛化聊抒私情英靈陟降庶其居歆

祭叔震兄文

夫塤篪迭奏伯仲之誼斯彰琴劍興思存殁之感倍生是以脊令在原則棣鄂垂訓池塘迴夢則春草豯韻豈直伯牙撥絃帳子期而輟響匠石運斤傷郢人而長往我嗟嗟伯兄寉立鷄羣

而不矣長而能文赤幟登壇青衿辟舍三千
[illegible]擊九萬風處言恬守默損盈執謙折節友善
辛細悉無如余蹇劣獨在第晜招延結納締為
同心君之知我鮑子莫賢余兄事君忻慕執鞭
並驅總轡蘄以周旋騂騮郤步款段則先世無
孫陽冀壯留良世寶周璞荊璧深藏嗟嗟伯兄
時之不須東隅垂翅奮翮桑榆胡為一疾頓在
膏肓越人不遇二豎為殃玄首未華靈咎方中

蘭芳萎燿蕙茁摧風奄日月之不居忽三春其于茲睹素車之言邁賦招寃而不歸聆紼謳之載道齊倫好而同悲余獨稱乎莫逆感疇昔而欷歔昔偕君而振藻兮君絕塵而余步趨今敞詞以抒哀兮君其來聽兮鑒諸昔與君而同醉兮君大酺而余淋漓今一卮以告虔兮君其來嘗兮挌思曾言笑之未幾遽蒿薤之長歌聚散倏其無常叩巫咸其誰何嗟嗟晝有夜兮寒有

暑天地蘧廬兮古今逆旅萬歲更迭兮聖賢同

矩君亦何憾兮胡不栩栩酌我酒兮誄我文送

君往兮繽紛雲為車兮風為馬帝之鄉兮廣莫

之野偉共造物兮假而稅駕嗟叱避兮無怛化

祭楊母熊淑人文 代

粤季連之苗裔兮肇著姓於有熊介江楚而扶

疎兮紛穠郁以朗融世既載此修美兮誕降之

以文士友琹流荇兮作合君子肆德音之来适

兮又中之以襟佩惟闞西之嫮節兮決于茲而
靡悔儼轓軒而攬轡兮適澄清乎海表荃內徵
於鄉貳兮尉治行於京兆既赤舄之几几兮歸
袞衣於東土救劻勷於吸噓兮居成功而傴僂
朝飲馬於昆明兮夕稅駕於華清當鴟梟之晝
伏兮覩鸞鳳之朝鳴歷九州而相其君兮曰夫
子之好修也疇幽贊於鷄鳴兮惟令德之好逑
森玉樹於庭階兮又滋蘭之九畹咏螽斯之振

振兮頎椽本而繾綣豈惟慱寠夫小星嫉椒蘭之專敵而不情象君子之彙征兮貫蕙芷以同升游神駒於渥水兮集九苞於丹穴並高陽而為盛兮矯首龍而更軼甫含飴其未艾兮已領點而克禕樹蕙之百畮兮穠菌桂之芳菲睠瓜瓞之綿綿兮滽生民於厥初皇天無私阿兮越千禩而寘符蘄君子之偕老兮垂象服以攸儀獻褕翟而不御兮翳雲車而端歸豈室中閒無

人兮洵夫人之美且仁執巾櫛而徬徨兮咸掩涕而損曠傷慈烏之不逮兮鵷鶵翔而不下悲晨風之呼號兮慟劬勞於九我蚌迈潤於望舒兮匆歸神於莫耶睹蹟珠之的皪兮撫縵理而長嗟相山壑以永藏兮忽夢卜之告靈靄佳氣之鬱葱兮川嶽有待而貢琭會憲旌之南發兮遣珥節於周原九龍負土以崇封兮百靈擁護其高擧屆蓐收之戠蔟兮正大火之西流奠巔

奏於金商兮白雲靉靆其颸游戒靈輀以前驅
兮霙露溥而清塗栢幡旎之搖曳兮御清肅以
馮虛紛執紼而助謳兮參薤詩與蒿里環玄廬
之夕促兮望虞泉而投誄余瑣瑣其何知兮附
松柏以兔絲仰閫範於夙昔兮跽數衽而陳詞
訊曰蘭菱兮藥房護賁兮壯堂有形必朽兮人
壽不長令名兮流芳昌後兮無疆千秋兮允臧
望幃中兮洋洋送夫子兮歸天閶鳳毛兮翱翔

玉茁兮方將穆將愴兮壽藏與日月兮齊光眞

桂醑兮椒漿薦白茅兮肸薌鳴環鏘兮琳琅雲

欣欣兮來嘗

祭范封君文

萬曆戊子四月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范太公東垣先生考終正寢翰林檢討敖某其家子也承訃之前一旬造哭先史公于家朝夕擗踊不皇外哭既越月侍御君率諸仲奉太公即佳城

封之馬鬣矣而先史公歸藏尚未有日也不肖
孤愈益拊膺摧裂不皇外哭又越月慟少定迺
暾辭設奠東嚮再拜授使者致之太公之前而
寓一哀焉往丁丑春孤與侍御君侍御陳君同
舉南宮既講世好具述家慶是時二君兩尊人
俱忘恙而孤獨蚤失所恃慟恨罔極未幾遂聞
陳太公之變陳太公固攘臂秇苑褰裳學海其
不得志而發憤如賈生固有然者至侍御君所

稱太公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人無疏戚貴賤賢不肖與之語則披肝吐膽與之奕則手談坐隱與之飲則呼盧浮白汎兮虛舟熙兮春臺則古無懷葛天之儔也孫聞太公私念先史公揆性嚴急處心勞苦安得如太公曠達疏弛引年益筭而躋之百歲哉乃太公視先史公少數歲而其逝也亦後旬日豈所謂引年益筭者固有不繫於此與然太公梁孟偕老而太孺人之見

弃則幾四十年太公舉侍御未壯而先史公彊而後舉不肖也侍御君蚤擅文藻學以為養而不肖碌碌鶩行無能半菽奉侍御君鳴琴百里迎養太公朝甘暮旨殫極所驩而不肖一官氷銜禄養弗給晨昏不逮侍御君執簡亦墀不顧忌諱為朝直臣天下知有侍御而知有太公不肖桑輸自奏罔越尺寸為前人光由斯譚之則太公食福坦夷居多而不肖孤益無所逃其誅

矣昔金僊氏稱善人化去詣極樂國與諸天人會而華胥廣莫之遊雜出載記果爾太公與先史公非所謂善人耶一時同化逍遥彼岸亦當敘家世約為昆季而世法所較長短多寡不足涉其境矣雖然侍御君一哭太公而不肖孫三年之中未嘗間於哭泣衰麻也創慟之調不期促節垂墜之泣無繁哀響故於哭太公也不暇飾辭而直抒其悃臆如此太公其庶幾聽之儻

遇先史公如平生則亦無損於九京之驩云

修祖塋祭告文

於惟 我祖徐璞完真温凝醇固以裕後昆殁垂五十餘年而休聞無間於人言 祖妣克相僶俛劬勤篤生 府君濬發厥源緜瓜瓞之緒而啓奕葉之榮遡流探本慶澤是承惟茲隴丘封樹未新朝夕過焉震驚靡寧茲諏良吉甓石理塋虔備牲醴敢告 尊靈伏惟 妥右永綏

佳城